

“两山”探源

——浙江湖州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生动实践

经济日报·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佳霖

“

编者按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，与自然、环境、生态密不可分。纵览中国的生态文明史，浙江湖州在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作为习近平总书记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科学论断的发祥地和坚定践行者，经过十几年的奋斗，余村、安吉乃至湖州守住了“绿水青山”，也得到了“金山银山”。他们在创造自己美好新生活的同时，也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具有当代意义的鲜活经验。

湖州自古就有令人赞叹不已的自然禀赋：元初文学家戴表元曾作诗“山从天目成群出，水傍太湖分港流。行遍江南清丽地，人生只合住湖州”点赞湖州的清雅宜居；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兼以“鱼米之乡”“丝绸之府”“茶禅之源”“书画之都”的美誉，更为“湖州山水甲天下”留下醒目注脚。

如今，世人对湖州的关注，是因为其对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开创性实践。2005年8月15日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安吉县余村考察，在得知余村关停矿山、靠发展生态旅游让农民借景致富的情况下，给予高度评价，并提出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科学论断。湖州安吉因此被称为“两山”理念的发源地。

此后，湖州又无反顾地走上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发展道路。一路走来，既有痛定思痛的悲壮，也有壮士断腕的决绝，更有始终不渝的坚韧，以及转型发展的喜悦和收获。

两块古碑一种基因

青峦叠翠，竹林葱郁，清泉泻流，村前屋后，桑茶飘香。优良的生态环境总会让人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安吉的“父亲山”与“母亲河”：天目山重峦叠翠，西苕溪墨彩淋漓

历史为何选择湖州，选择安吉？

中国安吉生态博物馆里竖着两块石碑。一块是清光绪年间的《闾村公禁碑》，碑文系禁止砍伐森林的村规民约，由中国近代杰出的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发起。据记载，吴昌硕出生的安吉县鄞吴村，青峦叠翠，竹林葱郁，清泉泻流，村前屋后，桑茶飘香。家乡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曾在《鄞南》诗中写道：“……盈盈烟水阔，鸥鹭笑忘归”。1885年，当时在苏州的吴昌硕得知乡人拟制定禁止砍伐森林树木的村规民约，便联合他人共同出资，立碑以告村人：严禁砍伐树木，如有贪图小利，则绝不徇私。

另一块则是《奉宪禁碑》，立于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，是一块明确记载护笋养竹的碑刻。此碑现立于安吉县递铺镇关上村村口山坡上。

这些碑刻是安吉历史上关于生态保护的重要实物资料。可见，安吉人民为保护好这方青山绿水，多以“竖碑刻石”这种庄重的方式，来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。

“这些行为说明当地人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血脉中流淌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基因。”湖州市社科联主席张西廷说。

安吉境内“七山一水两分田”，全县森林覆盖率75%以上，植被覆盖率保持在76%以上，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90%以上，地表水、饮用水、出境水达标率均为100%。优良的生态环境总会让人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安吉的“父亲山”与“母亲河”：天目山重峦叠翠，西苕溪墨彩淋漓。

古人立碑，今人建馆。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他的《关于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聚落的思考》一文中，从更厚重深远的经济历史文化背景阐述了其必要性——我国500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农业文明史，至今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50%以上，农业文化遗产和乡村文化景观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，农村社区文化是最有泥土芬芳的文化，是最富民间亲情的文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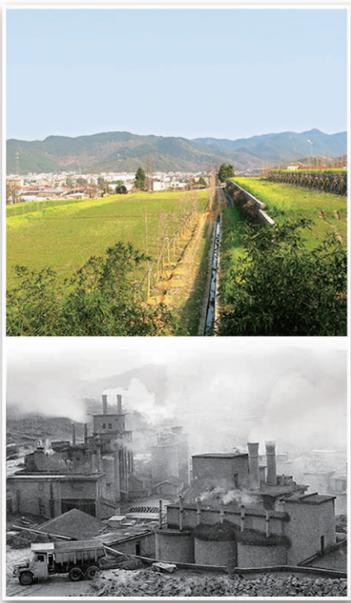
安吉生态博物馆不只是将文物搬到博物馆里，而是以分散的馆群形式将其保留在文化的原生地。“安吉文广新局党委书记、局长彭忠心介绍。如今，建馆的初衷已达到了预期效果：群众对大自然的天然感情在文化层面得到提升；生态理念转化成生态文化；对青年学生普及了生态知识，让人们对大自然的生态尊严有了更深刻的感悟……

安吉曾经是浙江省的20个贫困县之一，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，安吉走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“工业立县”之路，造纸、化工、建材、印染等企业，成就了全县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。然而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，安吉人却发现美丽家园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，环境破坏，生态恶化，黑烟滚滚，污水横流。以致1998年，国务院专门发出黄牌警告，将安吉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。

随着国家环境保护政策不断出台，过去污染严重的小化工、小造纸被相继叫停。安



安吉余村村口竖立的“两山”理念纪念碑。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



余村水泥厂所在地今昔对比。（资料图片）

吉人在困难的处境中思索变革之路，终于认识到安吉的优势是山水文化景观，潜力也是山水文化景观，安吉应该依靠生态优势，走“生态立县”之路。1999年，时任安吉县委书记的戚元华提出了“生态立县”的发展战略，但这项提议却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。

重压之下，安吉上下对人与自然相依共存和谐关系的理性认识还是占了上风，“生态立县”得以艰难推行。特别是2005年8月15日，习近平同志在安吉余村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“两山”理念后，安吉绿色发展步伐明显加快。如今，安吉已拥有众多生态美誉：全国首个生态县、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、首批中国生态文明奖获得县、联合国人居奖首个获得县……

“睁开眼睛看见绿水青山，就是一种获得感，我们是把安吉当作一个大景区来打造的。”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说。

余村关矿之后

余村从卖石头转型“卖风景”，通过10多年不懈努力，先后获得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等荣誉。2016年，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380万元，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

1962年，美国女作家蕾切尔·卡逊的《寂静的春天》发表，这是世界环境运动的奠基之作。书中描述了这样可怕的场景：大量的化肥、除草剂、杀虫剂使用，对土壤、水源与生态造成了极大破坏，鸡鸭鸟兽甚至孩子都得到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怪病而失去了生命，蓬勃的

春天因此变得寂静。该书出版后轰动一时，由此引发的广泛讨论与关注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专门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。

余村，也一度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关系。余村天合旅行社总经理潘春林说起那段历史仍是心有余悸：“1989年，我16岁，主要工作就是把石头从石灰窑运到水泥厂，一车拉8吨左右，能挣20元到30元。我个头不到一米七，背石头没多久，腰就损伤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根治。当时，为了多挣点钱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吃饭都是站着吃。最可怕的是，每天都不知道能否平安回家，我姐夫就是炸石头时重伤致死的。”

时任余村村党支部书记的鲍新民回忆说，1986年前后，余村成了供应石灰石的主要矿区，由于经济效益可观，余村冷水洞、罗子坞、卫山3个矿山同时开采，最多时年开采量达到24万吨，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最高时达到了300多万元。

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，导致了惨痛后果。3个石灰岩矿几乎每天炸山都要放100多炮，尘雾遮天蔽日，村里的小溪全部被灰土覆盖，山体也被炸得丑陋不堪。许多余村人都记得，村里企业最红火的时候，余村的河里没有活鱼了，石灰浆把鱼都呛死了。村里人出趟门，回来眉毛、头发都是白的，全是粉尘！

难以为继的发展方式，伴随着安吉县1999年生态立县战略的实施，开始终结。2004年底，余村石矿全面停产，随后该矿山进行了复垦复绿。

2005年，就在余村关矿后，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急剧下降，而村里的其他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，余村陷入了迷茫。就在这个关键的节点，2005年8月15日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，来到安吉县余村考察调研。

余村会议室里，鲍新民操着浓郁的安吉余村口音，开始了工作汇报。天荒坪镇原镇党委书记韩树根在一旁为鲍新民当翻译。当听到鲍新民说到“从2003年到2004年，余村将3个矿全部关停，村集体收入也从1994年、1995年的300多万元下降到20多万元”时，习近平同志问：“你们有这么好的效益，为什么不继续下去？”

鲍新民回答说，原因有三个：一是安吉县实施了生态立县战略，下令关矿；二是炸山不安全，导致不少人伤亡；三是环境污染太严重。

习近平同志赞许道：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，你们村下一步要做什么？

鲍新民答：走绿色发展之路。村里已有了8家农家乐，住一晚2顿饭只要30元；另外荷花山、隆庆园的生态旅游游客也越来越多了……

听完汇报，习近平同志作了20多分钟的讲话，正是在这次讲话中，他明确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“两山”理念。习近平同志还鼓励安吉干部群众，在安吉能感受到一种和谐的氛围，人与自然的和谐。安吉今后要扎扎实实走一条生态之路，要有所为有所不为。



小梅港旧貌换新颜。（资料图片）

习近平同志的肯定和鼓励，让余村更坚定了“生态兴村”的发展之路。此后，余村的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，余村的经验已走出安吉，走出湖州，走出浙江，走向全国。

如今的余村，群山环抱，秀竹连绵，植被覆盖率高达96%。那些因为炸山不能恢复原貌的裸露山体，已建成矿山遗址，让人们铭记一味牺牲环境换经济效益的沉重代价。村中间矗立的镌刻着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巨石，路边鲜红的“两山会址公园”6个大字十分醒目。

2005年以来，余村从卖石头转型“卖风景”，通过10多年的不懈努力，余村先后获得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、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、全国文明村镇等10多项荣誉。2016年，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380万元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895元，分别较2011年提升了192%和101%，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。

2017年11月17日，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潘文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代表余村领取了“全国文明村镇”的奖牌，并成为上台发言的7位代表之一。

一片叶子与一竿翠竹

从绿色资源、绿色产业到绿色经济，绿色发展充分展示了生态经济化、经济生态化的内涵，茶产业和竹产业是湖州践行“两山”理念，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典型的例证

浮玉有嘉禾，香飘十万里。安吉白茶生

长于原始植被丰茂的浙西天目山北麓，氨基酸含量是一般绿茶的2倍到4倍。从高山深处的一株白茶发轫，安吉白茶如今已颇具规模。

2003年4月9日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白茶的发源地——安吉溪龙乡调研，站在万亩茶园里，他对安吉白茶富民产业发展高度评价，并称赞道：“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。”

那还是在1997年10月，溪龙乡黄杜村的盛阿伟开始种白茶。当时的黄杜村是个贫困村，尽管村民在丘陵上种满了红竹、板栗、杨梅和辣椒，但收入还是十分微薄。一开始，盛阿伟只在向阳的丘陵坡地种了一亩白茶，到了1999年清明时节，他赚到纯利润近5000元。于是，他在当年秋天又增种了八亩白茶，到2001年春，又获利3万元。

如今，已是村党支部书记的盛阿伟回忆起全村人的种茶历程，满是自豪：“我们村420户人家，1518人，一共有1.2万亩白茶，可谓是家家有茶园，人人从事茶产业。”不仅如此，黄杜村村民还在安吉县各个乡镇承包茶山近两万亩，有的黄杜村村民甚至还到安徽、江苏、河南、山东等地种植白茶，带动当地群众致富增收。

身兼安吉白茶协会会长、浙江安吉宋茗白茶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许万富，也是受“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”这句话的启发，2007年从做酒店改行做白茶行业。

“这句话让我感到白茶行业隐藏着巨大的商机。”许万富是安吉最早做白茶订单农业的，带动近300农户共同致富。10多年来，宋茗白茶公司已拥有10000亩茶叶基地，流转了2600亩荒地，并于2012年开始做茶博园，推动一三产融合，将种植、销售、休闲、旅游度假、酒店及白茶博园等联动发展。

安吉白茶产业从无到有，最终发展成安吉农业的特色主导产业，走出了一条“规范化茶园管理、品质化生产加工、一体化品牌推广和多元化市场营销”的发展道路。如今安吉白茶的种植规模超17万亩，2017年，白茶总产量达到1860吨，总产值24.74亿元。同时，安吉农民白茶产业链上的从业人员达19.8万人（全县46万人口），有茶园证的1.68万人。2017年，仅白茶一项，就为安吉农民人均增收6000多元。

安吉人不仅卖白茶，还在白茶园内建起了帐篷度假酒店，在茶园里拍摄了电视剧《如意》，将茶园变成了景区。安吉白茶这片“叶子”，就是安吉农民的绿色银行，白茶业的发展完美地印证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科学论断。

未出土前便有节，待到凌云总虚心。竹子的材质和品格一直被人称道。素有“中国第一竹乡”之称的湖州市安吉县森林覆盖率达71.1%，该县拥有林地面积207.5万亩，其中竹林面积108万亩。安吉充分利用竹资源丰富的优势，竹子产业链越拉越长。

因为爱竹而从事竹产业的陈永兴，是一位远近闻名的“竹痴”。2000年至今，陈永兴的浙江永裕竹业股份有限公司逐步布局全竹产业链。其竹产品因绿色品质和独具创新创意的设计元素，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指定使用地板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场外露天景观专用地板。

在安吉县竹产业局局长王凌峰看来，竹产业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，它是一条“吃干榨尽”的循环经济绿色产业链。

长在山上竹成景，藏在土里笋变金，砍下山来成为宝，竹叶做饮料，竹竿做地板，竹根做根雕。竹子变成了能吃（竹笋）、能喝（竹饮料、竹酒）、能居（竹房屋、竹家具）、能穿（竹纤维衣被毛巾袜子）、能玩（竹工艺品）、能游（竹子景区）的时尚用品，形成了8大系列3000多个品种的产品格局。

现在安吉已建成毛竹现代园区21个，总面积20余万亩。2017年，安吉县竹产业相关企业总数达1200多家，从业人员近5万人，全行业实现总产值210亿元，全县竹产业产品自营出口量达到24.3亿元，占全县出口总额的11.0%。

“世界竹子看中国，中国竹子看安吉”。安吉的立竹量、商品竹年产量、竹业年产值、竹制品年出口额、竹业经济综合实力等5个指标在全国均名列前茅，无论竹林培育、竹产品加工还是竹旅游资源的开发，都走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前列。

从绿色资源、绿色产业到绿色经济，绿色发展充分展示了生态经济化、经济生态化的内涵，可以说，茶产业和竹产业已成为湖州践行“两山”理念，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典型的例证。

（下转第十版）